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詩集

李本義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者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十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漢沛郡劉向撰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閒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倭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沉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道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聞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績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繆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繆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玉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蠹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矣口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飮。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

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攬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雉圯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瘳，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凶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凶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